

# 樹靈塔

戒酒第十六週又兩天，偶爾還是會想起酒精進入體內之後迅速影響腦部那種輕飄飄茫然的愉快錯覺，但不再經常處於極度渴望酒精，或者是輕微酒精中毒後的恍惚狀態。

脫離被東北季風包圍的毒塵好不容易吸口新鮮空氣，捨不得關上車窗，卻冷得直發抖，警車燈光閃啊閃伴著刺耳鳴笛在隙頂大霧降臨時不斷超過我，隨後又下起大雨。

如氣象所預言的一道冷鋒準時報到，濕答答帶雨的那種，後面跟著一個寒流，據說是近年來最強，但不知道近年是近十年或近百年。

打開收音機聽聽看是否有什麼意外或者就要封山，卻只聽到有人在山上失蹤，被尋獲時已經死亡超過一週，以及某批前所未有的珍貴木料在黑市流通引來警方調查的各種壞消息。

森林裡會有什麼比木頭更加高價？莫非在樹林裡找到黃金？或者樹含有黃金的成份？

飲酒造成的記憶缺損不知道讓我過去幹過多少蠢事，有時候會突然陸續想起一些片段，但很難拼湊出全貌，就跟我想追尋的一個傳說那樣撲朔迷離。

喝醉後那段失落的時間往往一片空白，回想起在那瑪夏的那段奇妙日子，有好些回憶處在若有似無的狀態，自己都沒把握到底是否實際經歷過，有些事情則是不知道怎麼開始，或不知道怎麼結束，怎麼樣都想不起來，根據臨床統計，那些回憶是找不回來了，就像是被酒給沖掉消失一樣。

收音機裡的壞消息聽過之後，又被一輛車超越，在這種山路能把車開得這麼凶狠又流暢，不知道會不會是我所熟悉的那位小護士。

但應該只是巧合，因為那輛車又大又威武，不是圓潤線條的小車，也有可能尚未完全擺脫酒精戒斷症候群的糾纏，這次是出現幻覺也說不定。

但至少開車漸漸變得有自信起來，在彎曲道路上被超車時已經不會嚇得連忙踩煞車。

車爬上一個陡坡看見一座不知道奉祀什麼的廟，再急轉下坡就會來到坐落於省道臺十八線約三十五公里處的一個小小村落。

番路鄉觸口村，是我的故鄉，我出生的地方，但對爺爺來說這是他的流亡地，我不太記得這裡，對爺的印象也不深。

車穿過村落，完全陌生，連姊姊跟我小時候住在哪一戶都不知道，只依稀記得姊姊說過，觸口老家用竹子芒草跟泥巴糊牆的房子老早就在一次颱風中被掀翻屋頂，過沒幾個月就垮掉然後被誰蓋上某一棟不怕風的鋼筋水泥房。

有點想知道是不是有可能在某戶人家裡能找到姊姊或爺存活過的痕跡，但算了，肯定會白費工夫，比救活已發病的狂犬病患的機率還低。

姊姊說我們曾在這裡生活過一陣子，但那時候我還太小，很多事情已經連模糊印象都沒有。

但此刻頂著寒雨開車來不是為了返祖尋親，而是要前往一處經常雲霧繚繞之地，比我陌生的故鄉所在地高得多。

這趟路過的返鄉之旅歸功於某些巧合，首先是一個不知道為什麼選擇在海拔超過兩千米處召開的會議，「精確醫療於地方性流行預防普及性功能探討」，用時下最流行的難懂創新語法邏輯命名的高級學術會議，本該是一位比我更高明卻更年輕的醫師前往，卻不巧染上麻疹躺進病房裡，就在我想妥推託藉口的當晚，又不小心夢見姊姊小時候跟我在觸口的生活。

夢醒來的一瞬間我知道是被嚇醒，但卻又在一瞬間忘記具體做的是什麼惡夢，喘口氣發現自己安然躺在床上，不小心就想起故鄉的模糊種種。

觸口曾是阿里山林場聯絡外界必經之地，因此多少都能聽到跟山有關的風風雨雨或山裡人的種種是非，我因此想起姊姊跟我說過的那個傳說。

但那傳說太模糊，甚至連傳說都說不太上，因為整個故事大致只是這樣：日本人占領臺灣期間，在阿里山上砍伐很多很多老到幾百歲或幾千歲的巨木，後來，突然有伐木工人罹患怪病死亡或發狂，自一九一〇年以來，每年秋天，在寒冷霜風將至、伐木工作即將告一段落的多霧時節，就會有一位伐木工人消失在阿里山森林的最深處，一九三二年，十七名伐木工人在原始叢林中離奇死去，還傳出用白米煮出血紅色飯粒的可怕事件，人們認為是樹靈作祟，因此興建「樹靈塔」祭祀安撫身體被砍的樹靈，或者說是鎮壓樹靈對人類的怨恨，還請道士上山作法，三年後，一座青銅鑄成的樹靈塔開始在這裡鎮守著這片樹林，於是就不再有人罹患怪病或傳出怪異事件。

當然跟傳說一樣，有幾種些微改良或更粗糙的版本，但這些傳說都有一個共通點，即是細節不清楚，沒有人提到變成紅色的米在哪戶人家出現過？出現過幾次？是什麼樣的紅？是不是能吃？有沒有人吃過？若吃下去會變怎麼樣？

而傳說主角所謂的「怪病」，並沒有具體描述的臨床症狀，連道聽塗說模糊不清的也沒有，就只是染病，然後死掉或發狂，簡潔到極致的因果敘述，有點像是用生死兩個字就寫成某人的傳記。

總共有多少人染病？是不是只有伐木工人生病？具體得到什麼病？症狀是什麼？是不是真的有人因病死亡？每年為何只有一人消失？消失的人是不是因為染病？這些人是誰？為何在一九三二年突然變成十七人？又是哪十七個人？十七人的數據從哪裡來？「離奇地死去」的死狀具體是什麼樣子？遺體如何處理？殘餘物又放在哪裡？先前每年消失的一人有沒有被找出來？是不是經歷相同處境？病患是否曾經就醫求診？山上是不是有醫師？做過什麼防治、治療或處置？病程經歷多久才導致死亡或發狂？導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什麼？是否做過病理解剖？死亡率有多高？為什麼在疾病爆發時還有心力去建一座塔？請來

的道士有幾個？是從哪裡請來？又請來誰？具體做過什麼法？

完全不知道，沒有任何細節，是個徹頭徹尾的謎。

沒人知道他們怎麼了，彷彿他們不曾存在過，就像沒能長成巨木的樹。

關於這一切都沒有可追溯的醫學或歷史文獻留下，連新聞都沒有，光是這一點就很奇怪，每年一名伐木工人失蹤或許還說得過去，但十七名工人集體死亡絕對非同小可，沒有目擊事件經過的證人，當然也沒有檢體可供檢驗不管是死還是活的，傳說中很多伐木工人因為「怪病」死掉，就算僥倖逃過一劫而痊癒，也很可能已經壽終正寢，因為那很可能是大約八十至一百年前發生的事，沒錯，這麼恐怖的事件，就連何時發生的也不確切。

或許是後來的戰亂讓文獻流失，醫學的發展也還追不上病症傳說的腳步，一九三一年因電子顯微鏡發明，人類才首次觀測到病毒的形態，許多病毒感染症的療法或預防方法也才剛起步沒多久，但這起「神秘疾病」所引起的恐怖事件在撲朔迷離中至少留下一件可以實際追溯的證據還存留在現場，一座據說於一九三五年或一九三六年建成高約兩米的塔，矗立在參天巨林間顯得渺小卻又神秘到難以忽視。

只不過後人也對塔所知無幾，塔究竟是何時建造落成也沒有精確年份或日期，沒有定礎的銘刻，材料也跟傳說中的青銅鑄有落差，而是青銅與石材混造，依據工法及材料可以客觀推測是在一九三〇年代，有人說是一九三五，也有人肯定是在一九三六年，至少沒有相差太遠。

塔的名稱倒是毫無疑問，因為塔身上就大大寫著「樹靈塔」三個字，但是意義不明，也能引發很多問題，例如樹究竟有沒有靈？樹靈是好的或壞的或自然中性的？還有蓋樹靈塔是要讚頌還是要鎮壓樹靈？

如果它真的如傳說般是建造於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那麼有可能親眼看見它建成的某個人還活在世界上，幸運的話，或許就在這座山裡面，而且還沒老到說不出話或忘記人生的大部份。

但幸運與奇蹟不是人生的主要成份，不如意才是。

對於一則沒有具體文獻可參考的籠統傳說，這已經是個不算太差的開始，如果能到現場仔細看看它，必定能發現某些蛛絲馬跡，非常細微，沒有人會認真看待卻又至關事件核心的那種。

晚近還出現部份另一觀點的論述，說法大約是：樹靈塔其實是用來表彰日本在山里間耕耘永續林業的功績，而非紀念樹的犧牲或鎮壓老木的惡靈，一九三四年時逢阿里山林場開發二十五週年紀念，次年又是始政四十週年紀念，再加上塔的不遠處就有一九三二年建成的琴山河合博士旌功碑，因此推測絕對不會有人把鎮壓惡靈的塔跟歌功頌德的紀念碑擺在一起觸人霉頭。

兩面的說法都稍稍有一丁點邏輯可循，但都同樣牽強附會，跟林場的山霧一樣白茫茫看不清，世界上類似這樣亂七八糟的謠言多得是，只要有人的地方隨便就能聽到幾個。

但我卻感覺這不只是個瞎編的傳說而已。

原因可能比傳說本身更荒謬，我不記得觸口村的許多事，卻清楚記得姊姊在這村跟我說過樹靈塔的故事，這件事幾乎不可能，因為那時候我還未滿四足歲，從醫學上來看的話還算是個嬰兒，世界上到底有幾個人能清楚記得四歲之前經歷過的事情呢？機率太小不合邏輯。

也沒辦法向姊姊求證，她已經死了好幾年，除了夢沒有用其他形式在我面前再次出現過。

而關於這個傳說，姊姊是從爺那裡聽來，她說爺在很年輕的時候為了躲避家裡因鴉片而起的龐大債務流亡到這村落，舊時的觸口很熱鬧，矛盾的是，那是因為當時臺十八線還沒開通，山上的人會來這裡跟山外的人交換物資，木頭、農產品、豬肉之類的，人們才不得已聚集在這山的入口。

爺就是靠賣豬肉維生，把豬的屠體切成一塊一塊，賣給村民或賣給山上的人，偶爾也賣山裡面抓到的不是豬的某些動物，穿山甲那類比豬肉罕見點的。

講起跟爺有關的事情時姊姊總是很快樂，我想不透一個只在故鄉生活到八歲就離家的小女生怎麼能記得那麼多細節，也許是某種罕見的超憶症候群，但機率太小，也不符合典型症狀。

比較可能是姊姊懷念待在觸口的時光，她的情感自動補足大多數空白的記憶片段，時間一久，對她而言這些情感與想像就與回憶斷片結合，變成具體的記憶存在她的大腦中，然後她轉述給我，存進我的大腦裡某處，很真摯，但不真實。

因此只能先從塔本身開始，塔不是病患，不會說話，但也不會說謊，沒辦法記憶，但也不會記錯事情或是幫無聊的日常生活加油添醋變成恐怖傳說好讓回憶感覺更精彩，讓聽的人更興奮。

我想是因為這樣，我才會馬上決定參加這個原本想盡辦法拒絕的會議，待在醫院裡，人生不是自己的，往往需要夠好的藉口才能離開夠久，想有餘裕悠閒時間看塔，必要使點手段。

村莊盡頭是香火旺盛的龍隱寺，路過地久橋後，就會有很長一段彎彎曲曲的山路要走。

醫院同事說進入臺十八線開始花兩個小時左右就能到達目的地，但我想那是因為她沒看過我開車的窩囊樣子。

過龍隱寺之後山勢就突然變得很險峻，雨霧也隨海拔升高而變得越來越濃厚，後頭各種不同音調的喇叭聲跟著響得更頻繁且急促，偶爾還會有車燈急切閃光從鏡子反射進眼睛，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擔心那麼大一座山會在今天過後就消失不見。

隨著林相變得越來越單純，氣溫越來越低連密閉車窗都擋不住寒冷，我知道目的地就在不遠處。

到達阿里山森林遊樂區門口被攔下來，管理員喊著什麼話，降下車窗後才聽到他問：「總共幾個人？」

「一個人。」

「全票兩百元加上汽車停車一百元。」

有點嚇人的價格，一般病患拿著健保卡到地方診所求診也花不到這麼多錢，何況我也乖乖繳了稅。

海島的政府把山地圈起來，認真搞以紅檜為主的參天老木養殖業，然後向出錢的股東攔路打劫，很矛盾的邏輯。

但想要躲過政府打劫非常困難，於是乖乖掏錢出來，這是身為海島人的無奈。

連名字都讓人難以理解的會議一如預期很無聊，保守又沒有變化，沒有任何突破的縝密流水帳與各種歸納得到的臆測結果一個接一個發表，醫學的本質大約就是這樣，除了刺激的臨床之外，都必要累積夠多的無趣很久，才能偶爾憑著運氣出現革命性讓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東西，而這樣的事要連續進行三天，若非別有所圖，真的會想要在會議開始前都先來一杯，讓戒酒再次失敗。

時間方面的安排卻相當貼心，在晚暮垂降之前就結束，雨勢也很恰好趨緩，變成綿綿水滴懸浮形成的霧幕滿佈高山，還有足夠天光讓人慢慢逛逛園區愜意遊山。

不想動機不純的私心曝光，因此決定不急，先跟別人一樣在園區到處逛逛看看，等黃昏接近時山巒人影都變得模糊不清才前往目的地。

跟著零散稀疏的人走，不知不覺來到一株巨木前，有座恢弘的木造舞臺圍繞著它建在山坡上，看起來是要方便遊客欣賞它總是站立不動整天都不會落幕的秀。

看見這棵樹代表想找的樹靈塔已經在不遠處，好像有某種冥冥之中的牽引，染上一點傳說的神祕命定。

濛濛白霧中看著這樣跟人類本質截然不同、尺寸大上許多的生物矗立著，姊姊說的那傳說變得鮮活起來。

它那若隱若現的身體已經在這地方站立超過兩千年，是身為人類無法親身體驗也難以想像的長久光陰，但這世界上一切存在的事物都要付出代價，生命本身也是，想要活得這麼久需要付出的代價也不是人類能夠承受。

想像自己站在這雲霧繚繞的崎嶇山坡地上，看見旁邊的同伴一個個倒下，也許是被雷打中焚燒成焦黑，也許還來不及長大就被什麼動物連根拔起吃掉，又或許是感染黴菌，慢慢被啃蝕掉身上的纖維，但是卻一動也不能動，就這樣持續幾百年、幾千年，然後又遇到來打獵的人可能升起篝火，接著有來砍樹的人手持鋸齒利刃，面對一切恐怖的狀況想跑卻跑不掉，只能靜靜祈禱下一個不是自己，幸運躲過所有可能一命嗚呼的劫難後，就被圈養保護著供人觀賞供政府打劫不知道要持續多少年。

這是身為樹的無奈。

這棵樹有名字，被稱作香林神木，它如果能夠思考，大概就是在思索這些事情，而且已經持續約兩千三百年之久，是比人類生命還長許多倍的無奈。

作為一名醫師只懂得人類，而且不是完全懂，在同一個地方站上超過兩千

年是什麼樣的感覺，連琢磨出個概念都沾不上邊。

香林神木出生的時候這座島還不叫臺灣，現在於島上活著的所有人都還沒出現。

它不是園區內現存最大的樹，編號二十八的紅檜才是，況且，相較於人類的渺小這座山夠大，極有可能在哪裡還有沒被人找到的幸運同類存活著。

當它看著周圍同伴一個接一個倒下時，不知道會不會感覺恐懼。

植物沒有神經系統，但它們或許會用某種現今醫學與生物學都還無法理解的方式體驗到恐懼，甚至是痛覺。

繞到東側，就可以看到它遭受歲月及大自然侵蝕的痕跡，同時理解為什麼它在經歷千百年日夜寒暑的洗煉後，還能躲過人類進入這座山時的大舉砍伐。

不是因為它太大難以運載，或運氣實在太好沒被發現，而是因為它身體的殘疾。

森林裡常見的黴菌已經將它木質化的纖維啃食大半，用人類來比喻的話，就是全身毛髮、角質、皮膚外層都被吃掉，有點像是史蒂文生症造成的全身性皮膚潰瘍脫落，或是蔓延到全身香港腳。

因為殘疾而沒被砍除丟掉寶貴生命，因而能痛苦地持續活著，從人生的角度來看，實在很難說準輸贏。

樹的腰部以上被嵐幕所遮掩，看不清楚上面是不是也空了。

極少數的人類也有機會變成類似無法動彈的模樣，一般稱作植物人，醫生都叫做腦死，而正常人大概只有彌留將死之際才會變得這麼無助。

也許龐大他們不總是靜立不動，也許他們曾經像是野獸般在林間漫步，巍峨且自由，充滿各種可能性，但是現在他們只能仰賴人們保護，免得變成被拿來陳列的屍骨，或者血液包成晶瑩暖潤的琥珀。

即使被冠上神之名的巨木也不敵時間摧殘，驚覺歲月對自己做了什麼之後也難免失落絕望，明白終有一天自己也會消亡，和早早歸於塵土的同伴們一起葬於腐土之下，壯麗的過去會被遺忘，就連對死亡的恐懼本身也會磨滅殆盡，與巨大身形一起化作塵土，而在塵土之上，被另一位尚未意識到自己也很快會消亡、暫時以為自己會不朽的擁有肉身的神所踐踏。

這世界不屬於我，也不屬於樹，不屬於來過這裡伐樹的人們，而永遠屬於尚未到來的那群，那群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的東西。

微風輕吹來一股寒颼颼的水氣，冷到回神才發現同行的其他醫生們都已經離開這舒適的森林浴，別的遊客也都不知道哪裡去，只剩下曾經被酒精燒壞腦袋的我還杵在這裡胡亂想著關於樹的感覺。

四周空無一人，孑然站在比自己大很多倍的樹前面，心生起一股畏懼。

後面突然傳來聲音，聽起來有點像人類穿著高跟鞋踩踏地面發出的腳步聲，在這種山上不合邏輯。

有影子從面前閃過，可是轉一圈四處看卻什麼都找不到，因為霧氣變得太濃稠，山林好像頓時變得虛無，只剩下我跟這活了兩千多年的神奇生物。

不知道是不是酒精戒斷症候群再度上身造成的幻覺。

但是隱約嗅到一股香氣，是熟悉的骨頭木料花香調，不在大自然中自然存在的那種，比起滿山檜木散發的氣息還芬芳柔醇。

「俊成？」

聲音從霧中傳來，百分之百是人類所發出，很熟悉，但絕對不是已經死去的姊姊。

我聽得出來她是誰，但出現在這裡不太合理。

一會兒全身穿白衣的她靠到我身邊，蒼白的手勾住我像乾柴的上臂。

是美麗的小護士沒錯，離開那瑪夏達卡努瓦以來沒有接過她的任何消息，也從來沒有想過要聯繫她。

「俊成怎麼在這裡？」她問。

「來看妳。」

「已經變成大叔了，完全。」

什麼意思？半年之間我衰老得比半年還多嗎？

「只有沒半點能耐出一張嘴的大叔會說這種話。」她說明。

這麼冷的天氣她還是穿著裙子，這麼高的山她還是踏著高跟鞋，天賦異稟不同常人，不是努力就能夠成就，有點像運動員，或是高超的外科醫生，天份的比重是關鍵。

她湊得更近鼻子幾乎要碰到我，該不會是要抱我，來個久別重逢的擁吻？但不是，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充滿睥睨與懷疑。

「說好的戒酒呢？還是繼續當酒鬼？」

我搖頭。

「已經第十六週沒有喝酒，一滴都沒有，但是吃過有米酒的薑母鴨。」

「那怎麼越來越瘦？改成吸毒？可待因？美沙冬？鴉片？」

「也不敢吸。」

「果然還是燒壞了，俊成的腦袋。」

不知道為何，小護士看起來有點生澀感，儘管她身上還是那股熟悉的骨頭木料花香調。

然後她往後退一步，體溫已經沒能從空氣間傳過來。

「每天都穿高跟鞋不痛嗎？」

小護士不知道為什麼瞪我。

「鞋跟不能太細的。」

「喔，太細的穿起來會痛。」

「白癡，太細的不好看，沒有均衡的感覺。」

「有差嗎？」

「形狀是最重要的。」

原來是有訣竅的，但我相信天份仍是最主要因素。

「俊成的嘴巴偷吃奶油了？」

「這是藥，愛賽威可。」

「髒。」

「很多人都會有的。」

「我就沒有，不過為什麼開車來俊成？」

「想超越自己。」

「蠢爆了在講什麼。」

出現新的罵人方法，不知道是她的罵人方式精進，或是我的白痴在她心中又提升一個等級。

「妳是不是變胖了？」

「是誰告訴俊成的？」

「看出來的，體積變大的感覺。」

「嗯，懷孕了。」

二十歲懷孕，從醫學或生物上來看是好的，生育出健康後代的機率比較大，但從社會結構來看就不一定。

「誰的？」

「白癡，怎麼可能。」

或許是白色毛線上衣的關係，身體看起來蓬鬆些造成豐滿的錯覺。

「妳怎麼在這裡？」

「來這裡做什麼？俊成不像是會陶冶性情遊山玩水的人。」

她應該暫時不打算告訴我出現在這高山上的原因，所以只好先告訴她來到這裡主要是為假公濟私，裝作樂於代替優秀菁英參與一場會議藉以探究一則傳說，才剛把傳說內容轉述完，就被她投以瞧不起又帶點悲憐的眼神。

「俊成是不是被騙了？只是因為叫做樹靈塔很吸引人，所以有人瞎編一堆故事，然後像俊成這種白癡就會當真。」

小護士說得非常道理，更可能這真的只是個單純的傳說故事，比較不客氣的說法叫做謊言，沒有任何人染上什麼怪病而死，飯也沒有煮成紅色，就連什麼週年慶都不是，如她所說，就只是樹靈塔三個字實在太引人遐想，沒添點油醋說不過去。

「妳這麼一說，好像有可能是那樣。」

「那原發性壞疽呢？知道病是怎麼搞的了嗎？」她問。

「還不知道。」

「半途而廢的廢物，俊成。」

「好像是。」

「會變成什麼事情都做不好的失敗者，俊成這樣下去的話，年紀很大了。」

「對，怎麼辦？」

小護士聳聳肩。

「沒救了，就這樣混完下半輩子吧。」



「考上醫學院了嗎？」我問。

小護士沉默，轉過身去往前幾步面對香林神木，霧越來越濃厚，她的身影跟著越來越縹緲。

好久之後，她才說：「我是第一次來阿里山。」

應該是想錯開問題的意思，想假裝自己是紳士所以不再追問。

「我來過很多次了。」

她回來拉我的手，臉的蒼白輪廓從青嵐中浮現。

「快點，帶我去探險。」

「去哪裡探險？」

「惡靈塔什麼的。」

「是樹靈塔。」

「隨便，快點快點，在哪裡？」

「就在旁邊而已。」

雖然這麼說但其實很心虛，確實來過這座山很多次，但從來沒親眼看見過，現在已近暮昏又伴著濃霧，什麼東西都變得模糊，如果不是有步道有燈光有指標，一定很快就會在山裡面迷路。

所幸有文明的指引，讓我們在自然中也很容易就找到正確的路途，不致迷失。

塔就立在比香林神木稍高處的斜坡上。

它的外型渾圓，跟傳說恐怖或威武的氣氛感覺有出入，造塔的材質不管摸起來或是看起來都不是傳說中的單純青銅，確實是石材與金屬混造而成，還加上一些混凝土。

塔身約高兩米多，相較四周高聳的紅檜一點都算不上恢弘壯闊，但是塔身上那三個字的影響力實在太大，傳說的渲染力實在太驚人，因此感覺它有幾分神秘，錯覺有某種金屬與石頭本質之外的不知名力量。

小護士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站上塔座，敲敲它又推推它，繞著它轉到背面去，接著還把臉湊近，好像想聞聞看它是否會發出什麼味道。

「有味道嗎？」

「有。」她說。

「真的有？我只是隨便問問。」

她斜過頭瞪我，肩膀也微微聳起的樣子很迷人，以前不知道她能做出這麼嫵媚的動作，大概我過去總是喝茫了，看什麼都是茫茫然。

她的胸口還掛著安妮遺留的銀亮十字架，想必是因為心裡還掛念著已死之人。

「有骨頭的味道。」

「啊？」

我想她說的應該是讓人聯想到骨頭的某種氣味，就像我從她身上聞到氣味所引發的聯覺那樣。

「什麼是『離奇地死去』？屍體爆炸嗎？人死掉放著不管是真的有可能爆開。」

「應該不是，我猜。」

「還是像破傷風那樣的角弓反張大法師？」

「也不知道。」

「不覺得這是亂講的嗎？」

「現在覺得是，但是也不太確定。」

「那俊成到底知道什麼？」

「什麼都不知道，所以才來的。」

「真的變白癡了，俊成。」

酗酒肯定造成某些程度的腦損傷，而且是不可逆的那種，但還不至於變成白癡的地步，小護士說的誇張了。

「但真的有點可疑，這個塔。」

「對吧對吧，來幫我。」

「幫什麼？」

拿出捲尺秀在她面前，她點頭好像說知道了。

先用相機好好幫塔拍幾張它跟尺的合照，接著量尺寸，好像進行屍檢那樣，但差在不能把它切開看看裡面裝了什麼，也沒辦法秤秤它的重量，是不是重到足夠壓住樹的靈魂。

小護士幫我拉著捲尺，讓測量速度比預想快很多，是人生難得的好事。

但沒多久，林霧中就傳來喧擾，打散這小小的幸運。

很明顯是人類發出的聲音，而且不只一個，有哨音，有急促的腳步聲，有大喊的叫聲，「快點」、「從那邊」這一類的，是一群人在追逐某種東西。

接著還能看見手電筒的光與晃動的人影，我才確定不是中了什麼樹靈的詛咒。

是警察在追著誰，不知道是不是來抓我的。

「俊成做了什麼？這次又偷什麼藥？還是酒駕？」

開始覺得我跟小護士其實是心靈相通的。

「不是我，連酒都沒偷喝。」

兩個人一組的警察，總共有四人從我們身邊快步跑過，穿著制服還配槍，山高處的濃霧裡還有好幾個看不清楚。

不知道是為什麼大事而來，但至少確定不是為了這個不見經傳的傳說，事情過太久，太模糊，不符合當前流行的正義，所以肯定沒有人會關注。

濃霧一下子掩蓋他們的身影，但聲音還清楚地在水氣中迴盪著。

好像幽靈那樣。

小護士也看到了，所以應該真的不是幽靈，也不是酗酒後遺症所引發的幻覺，確實是人類。

回頭想繼續幹自己的事，卻被小護士拉住。

「走。」

她拉著我就往前跑，捲尺、水壺什麼的都來不及收。

「去哪裡？」

「我們跟去看。」

「人已經不見了。」

「快點！」

跟過往一樣霸道，問都沒問我的意願，我們已經往剛才那群喧嚷的幽靈消失之處跑去。

這麼做會浪費時間在偏離此行主要目的的事情上，但人生本來就不可能事事如意，還可以接受。

我想，能吸引這麼多警察前來，八成是有什麼政府高官出巡或是明星作秀需要確保好戲不會中斷結果出了意外，慘一點的話，還可能是鬧出人命了，而我們正跟著警察在追始作俑者，是危險又魯莽的行為。

但小護士跑起來時身上飄出更濃郁的骨頭木料花香調，比半年前更醇厚迷人，把這座只有樹靈的山弄得比較繁雜一點，感覺很美好，又讓我想起姊姊，所以不想停下來。

彷彿她的青春永遠不會消沒。

山越來越高，霧越來越濃，呼吸跟著越來越急促，穿著高跟鞋的小護士一直跑在前面我好像永遠都追不上，但已變得深黯的紫幕中，開始能看見警察幽靈般的身影，他們沒有放緩腳步，在陡峭濕滑的山坡不停往前奔跑，手中的光因為密林而飄忽閃爍。

也許我真的正在經歷活生生的樹靈作祟。

我們離開樹靈塔已經很遠，到了一個沒有步道不會有觀光客出沒的地方，森林的氣息更加潮濕厚重，踩過苔土時發出彷彿能榨出水的濕潤聲音，但看不到，一切都很模糊，我只能跟在小護士蒼白的雙腿後辛苦追著。

已經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何處，踩過一段比較結實的硬地沒多久又回到濕潤處，終於追上警察大人們。

我們來到一處傾斜苔原，四周有許多深暗的高大影子矗立著，直覺自己踏上一片此前沒有人履足之地。

慢慢能看見它們都是樹，站立此處不知道幾百幾千年。

微斜坡上的警察們圍成一圈，把手中燈光都往圓的中央照，好像在舉行什麼儀式。

夜霧中傳來騷動聲，聽起來好像我想看見的幽靈在耳邊呢喃，但我知道那只是警察在討論著什麼發出的聲音。

手不知道什麼時候被小護士牽著，即使跑過這麼長一段崎嶇山路，她的手指還是冰涼涼。

「發現屍體了，凶殺案現場，一定是。」她壓低聲音說。

「好像有可能。」

「走，我們過去。」

「會被發現。」

「不會。」

無論如何爭不過她，只能繼續向前，但至少不用再急奔。

我們在夜幕下往迷濛的光緩步前進。

躲在一顆巨木身後探出頭，終於能看見我們這一路跑來要追逐的東西。

是人類，站在檜木林下動也不動，被迷霧打散的光包圍，他赤裸著身體孤自靜立不動的樣子彷彿是一棵古老的樹。